

“大先生”王邦佐：为黄埔一期学科启蒙奠基

中国共产党党员、著名政治学家、复旦大学教授、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、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王邦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1年8月24日上午8时1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，享年87岁。

作为我国著名政治学家，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理论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、中国政治等方面，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的奠基者之一，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奠基者之一；作为教育工作者，先生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教研究生涯中潜心育人，甘为人梯，桃李芬芳，教泽绵长，学生后辈无不受益终生，高山仰止。



王邦佐教授在办公室

“往事历历在目，情谊终生难忘。我们同为一家人：中国人，复旦人，国政系人。”

一段先生生前手书缓缓浮现，在场所有人不禁沉淀思绪，共同追忆这位可亲可敬的政治学大师。11月6日，王邦佐教授追思会在复旦举行，先生生前的感人事迹缓缓流淌在每位与会者心间，激起无数感怀之情。

追思伊始，复旦大学副校长、教授陈志敏致辞，出席追思会的有先生生前的同事孙关宏教授、潘玲娣副研究员、李孔怀教授、浦兴祖教授、樊勇明教授、臧志军教授、陈明明教授、郭定平教授、陈晓原教授以及学生后辈数十人。追思会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主持。与会者共同缅怀先生，情深意切，庄重温暖。

为人：

与人为善，大爱之人

“王老师很有大爱精神，对同事、朋友都很关心。作为教师，他最为关心学生：年轻时他把学生当作朋友，年老的时候把学生看作子女，真心实意地在学习和生活上关爱他们。”

——摘自孙关宏教授的悼念”

“王老师始终把我当家人看……我当年结婚老家一个人也没来，我父母他们没有钱买车票，最后是王老师和师母代表我的家长参加了婚礼。”

回忆起先生，郭定平忍不住哽咽了，作为王老师的学生，进复旦近40年，他最庆幸的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。

罗峰也永远记得，自己读书期间在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，工作繁忙的王老师“竟然托人带来了该文被《文摘报》摘录的小‘豆腐块’”，这个“豆腐块”他珍藏至今。

在物质生活不甚丰富的年代，先生还常常留学生下来吃饭；班级学生素质层次不一，他就每晚带着女儿到学生寝室中聊天，了解学生困难；学生受伤，他顶着再大的事情也要第一时间陪同治疗……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对学生的好一点

一滴都被铭记心间。

他是学生成长中的导师，更是父母一样亲切的人，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人一生，是学生们的“人生偶像”。

如今，昔日学生早已成为教授老师、学界翘楚，先生却还在用一脉相承的爱心，沐浴扶持后辈学生。

“老师非常关心系里面的同事，就和家人一样”，臧志军回忆起与先生在日本几天的朝夕相处，让他感到老师的那句“我们是一家人”背后沉甸的真切情谊。先生晚年缠绵于病榻，还与前来探望、身患同一疾病的齐卫平教授叮嘱治病的细节，给予患病的指导，事无巨细。

亲切随和、睿智豁达，先生身上对人的善意与感情，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良，从未改变。

处事：

正气凛然，大写的人

“王老师是一个大写的人，大气、大度、大写！”

——摘自浦兴祖教授的悼念”

先生年少清贫，曾经当过放牛娃，靠亲戚、老师的资助才完成学业。他从来不忘恩，“不仅年年登门看望，还给予经济上的帮助”，自己却一身“蓝色卡其布的短大衣”穿很久。

“王老师从未讲起其他人的不是，更多的是讲怎样团结他人、与人为善，有的甚至是以德报怨”。他与孙关宏教授的“君子之交”也在学界为人称道，尽管两位学者风格不同、处事差异，后来也很少见面，“在过年过节从未有任何金钱与物质上的往来，却总能在重大事情上心心相印、情同手足”。

作为政治学权威学者，面对学生多次提请自己署名总编，先生坚决婉拒，绝不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，但还是想别的办法积极襄助，亲自为书本作序以帮助扩大影响力。李孔怀教授在追思会上说：“王老师高风亮节、淡泊明志，是同事后辈的榜样。”

在前往上海师范大学赴任

校领导的路上，抓着公交车扶手，先生曾经叮嘱学生：“如果你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我做的不恰当的，一定要及时提醒我。”相信兼听则明，讲求实事求是，是他坚守一生的准则。在学术上，先生同样敢讲真话，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从不弄虚作假。但他又留有余地，一句“当然，话说回来——”是他标志性的口头禅，常常用于补充观点的另一面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，先生说真话、讲辩证，这句复旦谢希德老校长的“实事求是，留有余地”，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。

本分、勤勉、谦恭……如果只能用一字形容先生，那一定是“正”，正大光明地去做一个大写的人，这是他恪守一生的处世哲学。

为学：

黄埔一期学科启蒙奠基人

“王老师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，我们永远铭记王老师筚路蓝缕、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。”

——摘自陈明明教授的悼念”

邓小平号召政治学“补课”后，1982年，在先生的主动请缨下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，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多名学术骨干，起了亮相、启蒙、播种的作用，奠定了上海政治学在全国的地位，并为政治学在全国的恢复和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——后来这个讲习班被学界戏称“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”。

这是先生履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是谈到他绕不开的话题，在各个场合、采访中曾多次谈及。讲得多了，个中辛酸艰苦似乎也变得云淡风轻了，但几年前他一句“我们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的”，将老一辈复旦国政人艰苦创业的艰辛悉数道来。

创办新学科困难重重，缺乏专业教育，又没有老教授牵头，当时王邦佐、孙关宏等一千老教授都还是讲师，能有魄力承接来自中国政治学会的委托，办起这个全国政治学讲习

班，实属不易。

为了招揽人才，先生前前后后不知道跑了多少腿，千方百计招兵买马，提拔年轻人；为了将复旦的政治学建设起来，先生不知道做了多少功课研究，从无到有编写政治学教材——出版了《政治学教程》等教材和《政治学词典》等工具书，为政治学的恢复、政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60多年来，先生著作等身，出版教材、工具书、著作等近30本，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。其中，约20部著作和多篇论文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奖励。

尽管行政教学“两肩挑”，先生终其一生，始终保持学者本色。“王老师从来不欢迎学生带着礼物登门拜访，但有一样东西我们带了他是非常高兴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论文著作”“王老师的病房床头始终放着书”“王老师的病榻床头始终放着书”“王老师的病榻床头始终放着书”……

率先推动政治学在全国高校的建立，奠基政治学在复旦学科地位，先生学科建设之功不可没；对待学问恭敬其事、勤勉不辍，先生的治学理念早已深入人心，成为复旦国政系长盛不衰的传统。

为师：

三尺讲台著书立说大先生

“王老师甘为人梯，在学生、青年教师的培养上做出了卓越贡献，促使许多学子走上学术研究、治国理政的前台。”

——摘自陈志敏教授的悼念”

“不是名师出高徒，而是高徒出名师”，这句苏步青老校长的话，先生不仅常常提起，更用自身实际行动践行之。他知人、善任、识才、爱才、育才；对学生予以爱护、对青年教师予以提携。在追思会上，种种诸多事迹常常为他的同事们所称道、为学生们所感念。

“以前他要参加重要的研讨活动，事先会把我们学生叫到家里讨论。如果有可能，他通常会带上一两个学生一起参会，在会上自己可以不言言，

但要把学生推到前台发言。这样对学生的能力培养非常有益。”桑玉成教授在回忆先生时，最有感于他对年轻人成长的关爱、助推。

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，先生打破常规、不计个人得失，在关涉年轻人发展的职称晋升上甘当人梯的故事，也早在政治学界传为佳话。袁峰教授也特意提到，先生在他留校攻读博士学位时给予的破例关怀，所以“我们要为青年人才创造机会，减少管理制度上的障碍”，先生的为人处事让人受益终身。

先生对学生的不足甚至错误，保持宽和的态度，点到为止，容其存在，相信能够改善和进步。正是在先生等老一辈政治学家的努力下，复旦政治学系形成了胸怀家国情怀、注重学术研究、兼具经世致用、富有责任担当、提携关心年轻人的传统与氛围。

“黄埔一期学科启蒙奠基人，三尺讲台著书立说大先生”，李孔怀教授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先生的一生，称赞他是一位“高山仰止的学习楷模”。

追思会尾声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总结道：“王邦佐教授的事迹是我们国务院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是我们政治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强大的精神动力。我们缅怀王邦佐老师，要学习他的战略思维，国之大家的政治家眼光。我们复旦国政系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，只有将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取得跨越式的发展。”

心怀“国之大家”，他是无数门生后学的治学典范；精神遗风长存，他是师道传承熠熠生辉的“大先生”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斯人已逝，精神永续，代代无穷已。前行路上，无数复旦国政人、复旦人，更将励志攀登学科高峰，主动担当育人使命，在一脉相传的精神中赓续光荣传统。

文 / 汪祯仪